

我写散文,算起来有40年的时间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余年里,逐渐多了一些,发表的作品涉及红色散文、生态散文、亲情散文、乡土散文和少量的文史散文。要问这么多年来创作上有什么体会,那就是越写越放不开手,越写觉得空间越小,越写越难!难在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不能重复过去,还要全新地开辟未来。几十年过去,得对得起每一寸光阴,不能总是腾云驾雾“山河依旧”,或是没完没了地炒那口剩饭。“散文无枪手,均由我中来。”所以有一种必须执著地一直往前走,往上走,往高走,往深山老林里走,面对崇山峻岭,劈荆斩棘,踏出一条尚无人走过的路的感觉。

散文创作是一个不断感悟的过程。需要将个人的人生阅历、经历、体验、情感、认知、积累、世界观、方法论等等统统研成细末,融会起来,化为琼浆,铸成一尊尊“真善美”的文字艺术雕塑,不断为社会提供精神产品,以丰富和滋养人们的情感世界。散文创作要学习先人之作,但又不可模仿;要吸收经典之精华,但又不能摸不到自己的骨头。散文创作的所有要素要依附于社会的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大的文化背景,然后用被大众最易接受和使用的文学形式加以梳理和表达,这就构成了如此庞大的浩瀚的散文田野。

我觉得散文创作如同司机驾车或电工作业,时间越长,胆子越小,越慎重,越不敢轻易触碰。害怕哪儿一不小心,不留神,就会出问题,刮了,蹭了,或是被电流击打一下。这样的比喻可能不大准确,但心理反应是相似的。回过头来看早期的作品,里边就有很多的毛糙、瑕疵、悬空和不够细心的地方,感叹怎么这样

的东西,就敢往外拿!散文创作需要一辈子的精心与不懈。

散文,是一个很好的文学体裁,散文创作的队伍恐怕要远远大于其他几种文学体裁,谁都可以写,不自觉中你可能就在从事着散文创作了,没那么多约束,没那么多框框,只要真情、真诚、真切俱在,创作就有了基础。可光有基础,还差的多呢!还需要后边的很多很多的要素。即使这样,写散文的人,仍很多,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以散文的形式抒发情感。可写的人多了,单位面积的人头密度必然加大,人挨人,人挤人,每个人都坚定地紧握着那支创作的神笔,这就难免产生碰撞,如题材的碰撞尤为突出,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写在写同一题材,如果不跳出来,不把立意举起来,句式再没有特色,可想这样的作品,有多乏味,有多雷同。所以,常听到专家或大编辑们说:“作品浩瀚,选篇经典,真难!”

散文谁都可以写,但写到什么程度,最能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社会的广泛认可,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完成一篇优秀作品,取决于作者人生积累的厚度、构思作品的高度和对周围事物感悟的程度,包括他的处世哲学,当然还有很多很多。作品最终要交给读者和社会检验,绝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孤芳自赏。人们和社会认可,那才是一篇散文作品,还不敢说

散文及我的创作“六度”法

周振华



是多优秀的作品。优秀作品,可谓大浪淘沙。古今中外,流芳百世的散文作品,也就是那千八百篇,这是一个很难超越的现实。不下苦功夫、真功夫、硬功夫,是不可能创作出惊世之作的。

散文创作的准备期很长,长得让你耐不住性子,那也不能急,光急没有用。所以,散文比任何一种文学体裁准备得都要充分,这种准备,也可以说是一种修炼,少则几年,多则几十年,或是一生的时间。否则,就难以找到创作上的感觉,就无法产生创作冲动,创作的马达就会不时地熄火。当然,如果不追求卓越,只写一般散文,那就另当别论了。写散文发了家,更致不了富,它需要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

散文创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都有指导自己的一套“理论”。这些年来,本人也在不断总结,如何写出相对较好的作品,我觉得在具备所有散文创作要素的基础上,作品

创作前应考虑和具备“六度”。即:“大度”“深度”“高度”“亮度”“密度”“纯度”。

所谓“大度”:是指作品的包容性。人讲气量,讲气度,文章也要讲宽宏、豁达。著名散文家梁衡说:“散文要表达大事、大情、大理”,他的政治散文,篇篇体现了他讲的“三大”原则。按照梁衡的观点,除了同意这“三大”,我觉得还要充分体现“大美、大善、大德、大爱”,即使小题材、短作品,也要达到一滴水珠能折射出整个太阳的效果。

所谓“深度”:就是要求作品要深刻,深邃,深透,所表达的主题要扒开表皮力透进去。深,就不是表面文章,不是照猫画虎,照葫芦画瓢,不是学人走路,要潜到无人涉足和触及的领域。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要具有深刻的内涵,深刻的见地,深刻的影响。作品要能切入人和事物的本质,让读者产生联想、产生共鸣,作品读后可为一震,以获得强大的感染力。

所谓“高度”:就是作者要站在时代的前沿,站在时空的制高点,研究创作,对待创作,指导创作,统领创作,完成创作。要把自己不断推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俯视和审视作品的立意、结构和风格,要像雄鹰俯视地面一样,辨别是非。比如,本人一直坚持要站在昌平看家乡,站在北京看昌平,站在中国看北京,站在世界看中国,只有这样,创作才能高屋建筑,作品才有高度。

所谓“亮度”:是指作品的立意要明亮,立意要干净、圣洁、健康,催人向上。作品所要表达的观点、思想和见地应该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亮度强调的是作品的魂要光鲜正义,其最高境界是表现“真善美”,体现“真善美”,追求“真善美”,弘扬“真善美”,要突出主旋律,歌颂人间一切美好的东西,给人以启迪与激励。

所谓“密度”:就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让有限的文字和篇幅展现更多更充分的精华的东西。我认为密度也是创作的容积率,是文字或篇幅的分量。盖房讲容积率,以最小的地块建最多最好的房子,创作和建房也差不多,也要讲容积率。散文总讲千字文,因为千字文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几分钟就可汲取一块精神面包的营养,从中获得能量。但千字文要想写出分量,是相当难的事情。

所谓“纯度”:就是指文章要纯粹,纯净,纯洁,利索。作品要最大限度地做到少杂质或无杂质。作品创作的全过程,都要下真功夫、苦功夫,哪怕还有一处不满意的地方,哪怕标点还得值得推敲,都要回过头来审视或定夺。纯度还要求作品的思想、语言及修辞要像金子一般纯粹,每一篇作品都需反复打磨和提炼,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的段落或文字,坚决予以“打掉”。文章不是凑长的,而是用心用情打满的,所以必须强调散文一定是情要真,意要切,情满了散文的思想就会说话,哪怕只是白描的手法。

好的散文应该是肥猪身上营养养出的那块瘦肉,一篇精美的散文作品很大程度或因素是“功夫在诗外”。

(周振华: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中国散文学会作家协会书画院长)

我有两位老红军父亲

毕学如



我有两位可亲可敬的老红军父亲,一位是生父石文德,一位是养父毕志成。

对生父的生平,我作为一个遗腹子,根本无从记忆,只是生母的一些讲述,村上一些老人的访谈,而对养父的人生经历至今仍记忆犹新。因为他是战火纷飞年代的一个幸存者,而且寿终较晚。他经常或饭后茶余,或劳作小憩,或寝前晨醒给我讲述他那非凡的人生经历,尤其当年他参战时那惊心动魄的情景,扣人心弦。听后,不禁令人感慨万千,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生父石文德,1919年2月出生在河南省濮阳市范县陆集乡石大庙村,1936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任新四军三师八旅687团1营2连连长,因和日本军作战身负重伤。部队首长和地方党组织安排在淮安县苏嘴区何桥乡延年村(现为顺河镇延年村)养伤。1947年2月,经我方乡长安荣生介绍,与我生母姚素兰结婚(姚素兰,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何桥乡官路村妇救会长,芳龄21岁)。

1948年农历4月23日,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还乡团清乡时,我的生父石文德惨遭杀害。那天,天刚蒙蒙亮,一股匪徒突然包围了官路村,生父石文德和他一同养伤的战友邢建君不幸被捕。石、邢二人被五花大绑押到邻村胡宋村匪保长姚立顶家关起来。灭绝人性的暴徒对他们不断施用酷刑。先是坐“老虎凳”,后是灌辣椒水,脚掌上钉大钉和钉子数根。他们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敌人在一无所获,百般无奈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点多钟,将他们拖至官路村西圩门口执行枪决。临刑前,石、邢二人虽然酷刑在身,刽子手硬要他们低头下跪,但他们却坚决不从,昂首挺胸,慷慨就义。牺牲时生父石文德年仅29岁,邢建君年仅32岁。

生父石文德、邢建君牺牲的当天夜里,官路村的党组织安排人手悄悄地将两张芦席将二人遗体裹至何桥村一处乱坟地里掩埋好,以示入土为安。至今,他们二位英勇的忠骨仍深埋于现在何桥小学的校园内。由于时间太久,二人的坟地无法确认和找寻。为了寄托我辈和子孙对英烈的哀思,经本人申请,并获得江苏省民政厅批准,于2013年元月在淮安区民政局优抚科领导的具体操办下,我们一家人含泪为生父石文德烈士缝制了“红军服”“红军帽”“红军鞋”并连同遗物,在淮安区烈士陵园内简建了“衣冠冢”。昭示我们对英烈的无限缅怀。

1948年农历9月,我降生于官路村,舅舅给我取名石腹成。生父牺牲后的第二年,年底我母亲经在乡老红军宋巨芝(山西省长治市人)的岳母介绍,与理倭村(又称丁姚村)在乡老红军毕志成结婚,同时收养了我。母亲随之将我改名毕学如。

我的养父毕志成,1916年2月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固县乡南坡头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时,母亲去世,12岁时父亲因病无钱医治,含恨离世。他兄妹三人由其

叔婶收养。1937年初,日军进村疯狂杀害老少乡亲60多人,他的哥哥也惨死在鬼子的屠刀下。家仇国恨,激起养父毕志成急切的复仇意念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1937年4月,他在当地毅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年7月被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七团二营三连二排战士。不久,便参加了著名的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战。1938年2月,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随部队转战河南、山东等地和日军展开多次战斗。因他作战勇敢,火线提为班长,时间不长又升任副排长,营侦察排长。

据养父毕志成回忆,他的戎马生涯可谓身经百战,与日伪军作战100多次,同国民党韩德勤部队作战10多次。在苏北地区,徐州、灌南、灌云、沐阳、宿迁、涟水、阜宁、建湖、滨海、大丰等十多个市县和淮安苏嘴区境内的宋集、钦工、顺河、苏嘴、车桥、八滩、马桥、卢滩、泾口、流均和曹甸等多地都留有他的战斗足迹。令他难以忘怀的是同日伪军作战时曾先后三次身负重伤,一次是在涟水战役中,左腿被敌子弹击穿,部队首长安排他在郭夏庄,养伤3个多月;第二次在车桥战役中,为掩护身负重伤的营教导员穿越日军的封锁线,右脚掌被敌子弹击穿,动弹不得,被战友抬下火线;第三次在卢滩战斗中,他去前哨阵地侦察敌情,被日军击下了下巴骨,打碎了8颗板牙,栽倒在地,鲜血直流,被同志们送战地医院救治。

八年抗战中,养父毕志成,先后荣立大功3次,小功8次。特别令人仰慕的是在党的七大前夕,他接受护送刘少奇前往延安开会的密令,凭着他的勇敢和机智,出色地完成了既定到达路段的任务,部队给他记大功一次。

抗战胜利后,养父毕志成被组织安排在原淮安县苏嘴区何桥乡理倭村(现为淮安区顺河镇官路村丁姚庄)分得了富农李有万家三间草房,一亩多地,从此定居下来。解放后,养父毕志成曾担任过生产队长,大队支部委员、粮食站长、苏北灌溉总渠提防站管理员。1998年3月因其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2岁。2003年7月,生母因患淋巴瘤不幸病故,终年78岁。

养父毕志成和我的生母婚后生育8个儿子,除老二、老六、老九在儿时夭折外,现健在5个,连我一共兄弟6人。为了把我们养大成人,养父和生母节衣缩食,含辛茹苦,如今我们兄弟6人均成家立业,托党和政府的福,人生仕途美满幸福。我老毕学如,中共党员,任教45年,小学校长退休;老三毕学法,企业职工退休;老四毕学富,中共党员,企业职工退休;老五毕学凤,中共党员,转业军人,粮管所副主任退休;老七毕学华,中共党员,转业军人,现任苏北航运管理处工会主席;老八毕学红,现为淮安盐化工职工。每当我们兄弟忆起家史,总为我们毕家有两位老红军而感到无比自豪和无尚荣光。

我第一次见到夹竹桃,还是十几年前的事,当时我们到神龙架去旅游。中巴车出了河南,进入湖北境内,山路蜿蜒,树林阴翳。山脚下的路边沿路都是一排排整齐的花树,树不高,但花鲜艳,灿灿很是美丽。有馥郁的花香透过车窗,扑鼻而来,有点像梔子花的味道,很是浓烈,令人陶醉。

朋友说那是夹竹桃。早就听说过有这么一种植物,没想到会在那里不期而遇。那片片绯红的夹竹桃迎风怒放,如火似霞,妖娆动人。我轻轻吮吸着,想要沾染更多的夹竹桃的香味。可朋友说千万不可,因为夹竹桃有毒。我愕然,有些不相信那么漂亮的花儿怎么会有毒呢?我不由对路边那些夹竹桃多看了几眼,眼神疑惑而复杂。

从神龙架回来后,我就渐渐淡忘了夹竹桃,就像我想不起家乡那许多花草一样。虽然我从小在农村长大,但是除了房前屋后的那些树木我能叫得出名字来,而对大多数的花草树木却是熟视无睹,它们离我是那么近,却又仿佛是那么遥远。每每当别人兴致勃勃地谈论某一植物时,我总觉得似曾相识,却又很难想象出它的模样。待见到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不就是从小放牛时经常把玩的吗?

父亲退休后,喜欢上了侍弄花草,家里种了不少花儿,小小院落里一年四季鲜花盛开,花香萦绕。前几年,有一次父亲回老家办事,在美丽乡村岑岗发现了一种植物,开得鲜艳美丽,十分喜欢,就把旁边未开花的一棵小花树取回家,移栽在家里的大缸里。面对那亭亭玉立的花树,我总觉得面熟,却一时说不出它的名字,也没有当回事,心想只要是花,管它是哪一种,总会是可爱的。

在父亲的精心照料下,花树第二年就开花了。可是当花开的那一刻,父亲的脸色却变得阴郁起来,因为花树开出的花朵是白色的,与他给我们讲的那一抹鲜红大相径庭。父亲喃喃道:“怎么会这样?明明是红色,怎么变成白色了?”

我清楚父亲的顾虑。倒不是父亲不喜欢白色的花,家里也种有白色的梔子花和牡丹。只是他期待的红,突然变成了白,有一种



夹竹桃红 夹竹桃白

黄森林

唯心的思想让他难以承受。那种不邀而至的白,总是让人感到莫名的慌乱。

为此,我专门跑到父亲取花树的地方,彼时,正是那花的档期,有不少棵花树在吐露芳华,碧绿的叶片间有红色的和白色的花朵交错开放。看到那红色如云霞一样的花树时,我才想起那就是夹竹桃。我这才知道夹竹桃不光开红色的花,原来也开白色的花。可能父亲去的时候,那白色的夹竹桃尚未开花,他就误把它当红色的夹竹桃带回家了。

我拍了照片,带回家给父亲看,父亲虽然没说些什么,但我知道他的心里却总是难以释怀。我突然想起朋友曾经说过,说夹竹桃有毒。于是就告诉父亲,那是夹竹桃,花叶都有毒,不适宜在院子里种。父亲听了我的话,毫不犹豫地把他精心培养了一年的夹竹桃连根拔起了。

原来一株花的命运便在一念之间,那株白色的夹竹桃就这么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连一缕香魂都那么模糊。其实平时我对自然界的花草向来是善待的,但是我知道从此便会愧对一株夹竹桃了。有时我也在想如果有机会再见到白色的夹竹桃,将会是怎样的—种心情。

但是夹竹桃却会永远存在,因为存在,我们终究会有再见的一天。就在这个夏天,

在这个美好的清晨,没有任何征兆的,我就再次邂逅那一排排盛开的夹竹桃。在官渡河南岸,在那宽宽的花带中央,红色的夹竹桃、白色的夹竹桃正兀自开放,向着火红的六月燃烧着生命的激情。我停下脚步,默默打量着那些红色的、白色的花儿,尤其仔细注视着那些白色的夹竹桃,那些白花依然故我地向苍天微笑着,也对我微笑着,那一刻我的心中竟然变得出奇的宁静,并顿生一丝淡淡却真切的感动。蓦然就想起了宋代汤清伯咏夹竹桃的诗句来:芳姿劲节本来同,绿荫红妆一样浓;我若化龙君作浪,信知何处不相逢。

夹竹桃,其叶似竹,其花似桃,其实又非竹非桃,夹在竹桃之间,假竹桃也。这世上的花草也很是奇怪,千姿百态,各行其道。就像人,大千世界里,因为不同的面孔而异彩纷呈。

夹竹桃的花叶是有毒,可是它的绿树红花或白花,却又十分艳丽,且花期很长,是难得的观赏花卉,所以各地把夹竹桃作为景观树而大肆栽种。夹竹桃也许就是上帝给人类出的一道伪命题。

无论如何,我想,我们既然不在意夹竹桃的毒,也就不该在意夹竹桃花的红或者白。

上自己住,没有伙伴,没有语言交流,你们能活吗?能长寿吗?动物和植物一样啊,都需要伙伴。

夜深车不静的时候,我十分想念大森林里的朋友。想对针叶林的朋友们说:“我们针阔林混交的时候几乎没有病害,没有虫害,我们互相发出的气味,病菌和虫卵就生存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老天爷的选择。”想对藤条灌木朋友们说:“你们的缠绕,使我们不断丝连,给我们遮风挡雨,你们给我们带来养分和欢乐。”想对小苗小草朋友们说:“有你们在身边,我始终湿润,永不干涸。”想对动物朋友们说:“你们给我带来肥料,带来吼声,带来力量,带来欢乐。”想对昆虫朋友们说:“传播花粉靠你们,植物传宗接代靠你们,给人们酿蜂蜜靠你们。”一切一切的朋友们,我很想你们,何时才能再见到你们啊。

我正在愣神的时候,小鸟飞来了,急急忙忙地说:“大树兄弟,你亏得走了,我们的家乡全让洪水冲毁了”。这奇怪吗?不奇怪,我们不是能发洪水吗?人们总讲洪水几十年一遇,我们在山里几百年了,天天能看见猛兽,也没遇见过洪水,原想,人类良心发现能把我们送回老家去,这可咋办?家也没有了。地球是大家的,是人类的,也是动物的,也是植物的,是全体生命体的。



夜半没听到歌声,但机器的轰鸣声,锹镐的碰撞声,猛然把我从睡梦中震醒,然后,就是地动山摇地割断了我的主根、须根。五花大绑地把我抬到车上,走啊走啊,走了几百公里,把我从车上卸下来,在地上躺了几天几夜,又把我五花大绑竖了起来,前后左右支上棍棒,打上点滴吊瓶,我像“健康的病人”一样站在“健康广场”的刑场上,他们说我古老,说我雄壮,说我伟岸。我感觉自己好像朽木,像懦夫,像小丑,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遍体鳞伤。人类啊,你们要美,要一夜成林,要建森林城,要政绩,折腾我干什么?